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工业文明的衰亡

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发达工业社会的重新政治化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Limit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美) 约尔·杰伊·卡西奥拉 著

余灵灵 尚新力 译 秦 琥 校译

STUDI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

徐崇温 主编

工业文明的衰亡

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发达工业社会的重新政治化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Limit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美〕约尔·杰伊·卡西奥拉 著

余灵灵 尚新力 译 秦 琥 校译

copyright ©1990 by JOEL JAY KASSIOLA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by JOEL JAY KASSIOLA
©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is book is made possible by permission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and may be sold only in China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纽约大学出版社授权重庆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出版发行。
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本书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节录或翻印。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06)第8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工业文明的衰亡: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发达工业社会的重新政治化/
(美)卡西奥拉著;余灵灵,尚新力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10
ISBN 978-7-229-09764-6

I. ①工… II. ①卡… ②余… ③尚… III. ①社会阶层—政治理论—研究 IV. ①D01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91260号

工业文明的衰亡:经济增长的极限与发达工业社会的重新政治化

THE DEATH OF INDUSTRIAL CIVILIZATION; THE LIMITS TO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REPOLITICIZATION OF ADVANCED INDUSTRIAL SOCIETY

(美)约尔·杰伊·卡西奥拉 著
余灵灵 尚新力/译 秦 琥/校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责任编辑:秦 琥
责任校对:何建云
装帧设计: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钟丹珂 刘沂鑫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 庆 出 版 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编: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40mm×1030mm 1/16 印张:18 字数:285千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9764-6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致艾米,我人生旅途中最好的朋友与伴侣。

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悲剧，一种是得不到人之所欲，另一种是得到人之所欲。后一种悲剧最悲惨，是真正的悲剧！

——奥斯卡·王尔德《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徐崇温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无论是凯旋进军,还是遭遇挫折,都在相当程度上同是否正确把握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有关。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的问题,直截了当地回答说:“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①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序列上,社会主义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这本来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为什么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还没有体现出这种优越性呢?就客观原因来说,这主要是因为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并不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还是一种“不够格”的社会主义;而就主观原因来说,则主要是因为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因而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在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吸取资本主义的一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69页。

切肯定成就和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贯思想。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马克思认为在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国家的帮助下,像俄国这样拥有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较不发达的国家,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但是,他又再三再四地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①列宁更把吸取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成就,看做十月革命以后苏俄建设社会主义过程所面临的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把资产阶级当做旧的无用的废物完全抛开的主张,列宁指出:“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②他还强调说:“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的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③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期间,列宁又特别致力于破除那种离开了社会结构的总体状况,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抽象对比的观察方法,坚决实行利用资本主义,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虽然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苏俄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并没有得到预期的发展,但它毕竟在吸收外国贷款、引进先进技术等许多方面大大加快了经济建设的步伐。在苏联第一、第二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大批利用西方技术和设备的大型企业拔地而起,在苏联以16.8%的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只是从20世纪30年代下半期开始,由于斯大林认为干部、技术问题已经解决,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取得胜利,这才开始收缩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使苏联的对外贸易额从1930年的16.43亿卢布降至1939年的2.7亿卢布,外资企业逐渐被取消,外国技术人员纷纷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又压缩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斯大林还在1952年提出“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认为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市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瓦解,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平行的世界市场中,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1—435页。

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页。

③《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1页。

会主义国家“不仅不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输入商品,而且它们自己还感到必须把自己生产的多余商品输往他国”^①。这就割断了社会主义国家同世界资本主义的联系,把自己封闭起来,从而使苏联更加陷入关门建设的状态。尔后,这种与资本主义“彻底决裂”的理论和实践逐渐成了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到了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更把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正常贸易叫做“崇洋媚外”、“卖国主义”。正是这种自我封闭状态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大大地拉大了我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差距,后来,又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陷于解体的一个经济上的根源。

在总结这些历史经验的时候,邓小平从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主题的新的时代高度强调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②

而要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首先就要了解资本主义,特别是要了解资本主义社会在半个世纪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适应于形势的发展变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自我调整:在生产方面,它借助于新的科技革命,把高新技术引进生产,使经济获得比较快速的发展。如果说,资本主义在19世纪创造了有史以来人类生产力的总和的话,那么,从20世纪中期以来,它又创造了超过它自身在以前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在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它在归资本家私有的企业中推行所有和管理分离以及“雇员持股计划”却又实现有效控股;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它发展形形色色的工人参与决策和管理的制度,缓和劳资之间的冲突;在消费品的分配和再分配方面,它广泛推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福利国家”,缓解不断扩大的贫富两极分化所造成的社会后果;在上层建筑方面,它建立系统的国家干预机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内构成一个争执、协商和妥协的结构,调节社会矛盾,避免社会爆炸。应当

①《斯大林文选》(下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95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说,在这种变化的背后,资本主义的本质依旧,但面目已非。尽管由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这种调整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范围内进行的,它并没有解决同不断发展的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相反地,这个矛盾还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着;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系列调整举措,又毕竟缓和了社会矛盾,保证资本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和继续发展。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就苏维埃政权应该怎样看待和对待资本主义当时的最新成就泰罗制问题指出:“它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操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①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实行的上述一系列新的调整举措也应当这样看,这里面,除了包含有我们需要摒弃的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伎俩和手段之外,又显然包含有我们需要借鉴和吸取的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但是,在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不是一件没有风险的、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是因为无论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还是世界主题的转换,它们所改变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而只是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之间共处和斗争的形式。资本帝国主义始终想消灭社会主义,使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把它们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轨道。过去,它主要依靠拿起武器发动侵略战争来达到目的;现在,则主要凭借其在经济、科技上的领先地位,控制国际市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通过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和接触,把它们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培植起内应力量,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1984年出版的《真正的和平》一书中,就明确宣告:“我们的目标应当是使他们(指社会主义国家)参加我们两种制度之间的一场和平竞赛,这种竞赛将会促进他们的制度发生和平演变”,“我们同东方接触越多,就会使它受西方榜样的影响

^①《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1—492页。

越大。这样做必然会加强那些正在促成演变的内部势力”。除此之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对外开放,也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腐朽东西的消极因素,尽管同利用外国资本和科技加速发展带来的积极效果相比,毕竟要小得多,但要是不予正视,不采取针对性的坚决措施而听任其蔓延开来,却会形成严重冲击,贻害无穷,使社会主义变质成为资本主义。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不久,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绝不允许把我们学习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技术和某些管理的经验,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而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尊感和民族自信心。”^①而这也就从另一个侧面要求我们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正确地而不是错误地了解当代资本主义。

正是基于这种为吸取和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建设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而全面、正确地了解资本主义的需要,在重庆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我推出这套《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供广大读者研究参考。这套丛书以翻译国外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方方面面的论著为主,在适当时候再推出一些我国学者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论著。我坚信,在知己的同时又知彼,将有助于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抓住机遇,又经受考验,从而加快我们的发展,在21世纪世界发展格局中掌握主动权,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

①《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43—144页。

目录

《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丛书》总序 / 1

第一部分 危机中的发达工业社会:沉迷于经济增长的后果 / 1

1. 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论争 / 3
2. 工业社会幻想的衰亡 / 39

第二部分 现代经济学:作为政治学的还原主义 / 63

3. 现代经济学的崛起与政治学的让渡 / 65
4. 工业社会的经济还原主义:经由无限增长沉迷的去政治化 / 88
5. 自由主义与政治学的经济还原主义 / 101
6. “相对财富”概念:增长的社会极限使增长沉迷之幻想破灭
并推动社会重新政治化 / 114

第三部分 工业主义价值:无限竞争的物质主义与增长的规范限制 / 129

7. 超越增长的生物物理极限:工业社会价值评估 / 131
8. 唯物主义(物质主义)与现代政治哲学 / 148

第四部分 超工业主义价值:以非物质主义、非竞争、参与式民主、共同体取代对于经济无限增长的沉迷 / 179

9. 社会向超工业共同体转型 / 181
10. 结论:走向新的超工业社会 / 233

参考文献 / 255



第一部分

危机中的发达工业社会：
沉迷于经济增长的后果



Part 1

1. 当代工业社会危机与增长极限论争

西方文明就像一个穿越密封的隧道的人,不断加速奔跑寻求更多的氧气。你可以十分理智地告诉他,如果他慢下来,他会存活得更长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

——菲利普·斯莱特^①

为惩罚凡人的罪孽,众神下达了他们的旨意。西方文明、启蒙文明或者科学文明对于世间万物的解读之前景,即便不被视为一种因果报应,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这样一种源自高度奢望与吉运先兆的文明……正在热烈的自我吹捧中迈向深渊的边缘。然而,拯救人类于万劫不复的所有希望,却被视如敝履,在泥沼中日渐腐朽。

——E. J. 米香^②

人类史无前例地处于这样一个重大抉择关口:一条道路通向绝望和彻底无望,另一条道路通向完全毁灭。让我们祈祷,我们能够拥有作出正确选择的智慧。

——伍迪·艾伦^③

^①Philip Slater, *Earthwalk* (Garden City, N. Y. : Anchor Books, 1974), p. 44.

^②E. J. Mishan, *The Economic Growth Debate: An Assessment*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7), pp. 266-267.

^③Woody Allen, Quoted in: Robert Byrne, *The 637 Best Things Anybody Ever Said* (New York: Atheneum, 1982), p. 79, #386.

几年前,我开始写一篇有关经济增长极限之政治后果的文章,文章如下:

西方现在流行的是悲观主义思想,这一点无可怀疑,也无须争论。无论是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的学术性文章的观点,还是公众舆论的调查结果或流行媒体的观点,都清晰地表明,不久前还作为工业文明标志的乐观主义已经转变为对我们社会继续生存的深深的忧虑。怎样扼要地去确定这一戏剧性转变的日子——以罗马俱乐部第一份报告的发表及其在世界范围的反应为依据;或者以 1973 年欧佩克石油禁运、油价上涨三倍、通货膨胀、失业增长和美元贬值为依据;或者以先前的某一年代和事件为依据——这都无关紧要。^①

最近,一位匿名评论家对我关于目前西方悲观主义思想的假设提出了挑战,他要求对此假设进行讨论,以提出支持这一假设的证据,而我认为证据是显而易见的。对此,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想像之前那样简单地作出回应,即假定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获得了普遍承认,进而试图对危机作出某种解释,相反,我想以直面这位评论家异议的方式开始这一讨论:当代发达工业社会戏剧性地转向所谓的悲观主义,其本质与证据何在?(我使用“发达工业社会”一词用以指代诸如美国、日本、西德,同时使用与之同义的“当代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以便兼顾术语的多样性。)是什么因素在世界上最丰裕的社会中导致了不满?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意欲实现几个目标。首先,我要回答所有像这位评论家一样持怀疑态度的读者,他们怀疑,这种所谓的危机及其伴随的观念变革是否确实已经在发达工业国家的思维及社会中发生。

其次,由于这些论述是关于最广泛意义上的工业思想与文明的,包括制度及作为其基础的文化价值,它们只能是抽象的、综合的(因为这种社会的

^①Joel Kassiola, "The Limits to Economic Growth: Politicizing Advanced Industrialized Socie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Criticism* 8 (Spring 1981), p. 89.

复杂性)。因此,对后工业社会制度与价值产生一些不同的观念和解释便是有可能的。

第三,对工业主义危机本质的清晰考察,将会对我关于如下问题的理解作出界定,即在 20 世纪的最后 10 年我们身处其中的制度和价值所面临的挑战的实质是什么?这一后工业社会秩序的本质及其对全球的影响对其生存构成了严重威胁。这些危险不仅揭示了我将在本书中论述的迫切问题,而且对整个人类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将近 30 亿完全与工业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的人。

第四,如果我们要论述工业化危机的后果带来的基本问题,指出我们能够对此做些什么,就需要考察工业社会的本质。在社会理论中,如同在医学中一样,为了以恰当的方式对待出现的问题,必须在开具处方之前提供准确的历史事实与准确的诊断。

因此,本章将致力于简单介绍发达工业社会目前危机的本质、结果及其影响。我的目的是为本书的主旨奠定基础,反思如下问题:发达工业社会的危机及其可能的消亡;应当由什么样的社会秩序来取代它;如何开启取代后工业社会秩序的进程。

❖ 工业化危机迹象概观与增长极限论争简介

发达工业社会危机的表现随处可见。对过去 20 年中出版的学术著作的内容进行分析,显示出这样一个有意义的规律,即发表在不同学科、源自不同观念路径的文章,其标题表明,它们的主题都是危机。^① 我并不想一味

①下列仅是部分此类著名著述的示例清单,首先是罗马俱乐部的第一份报告:Donella H. Meadows, Dennis L. Meadows, Jorgen Randers, and William W. Behrens III, *The Limits to Growth: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s Project on the Predicament of Mankind*, 2nd ed.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5), 这一文献名称来源于此。其后续报告包括: Mihajlo Mesarovic and Eduard Pestel, *Mankind at the Turning Point: The Second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New York: E. P. Dutton, 1974); Jan Tinbergen, coord., *Rio: Reshaping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 Report to the Club of Rom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76)。

这三份针对国际学术群体与商界人士,即众所周知的罗马俱乐部的报告,与第一份报告所引起的大规模公众与学术反应,被看作有关增长极限与工业社会危机文献的催化剂。